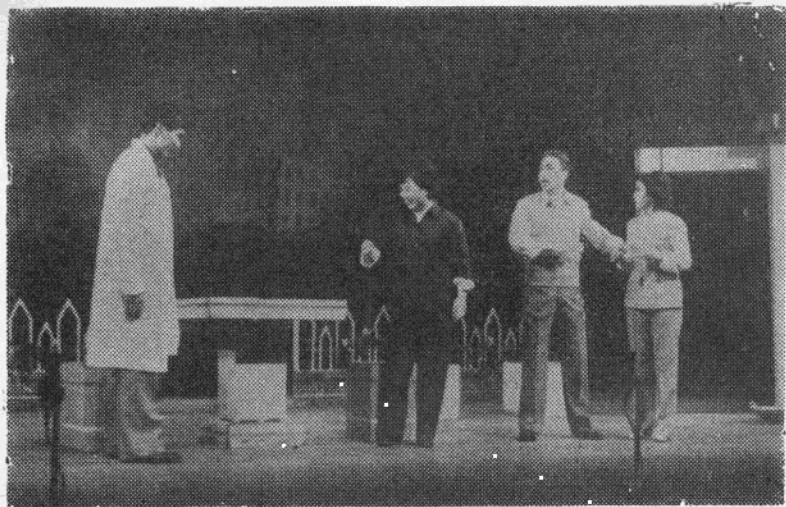


江苏省职工工业余小戏调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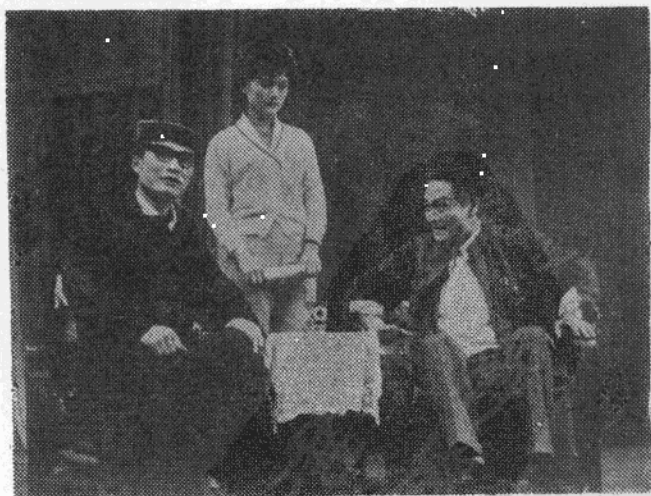
剧目选

江苏省总工会宣传部
江苏省文化局文化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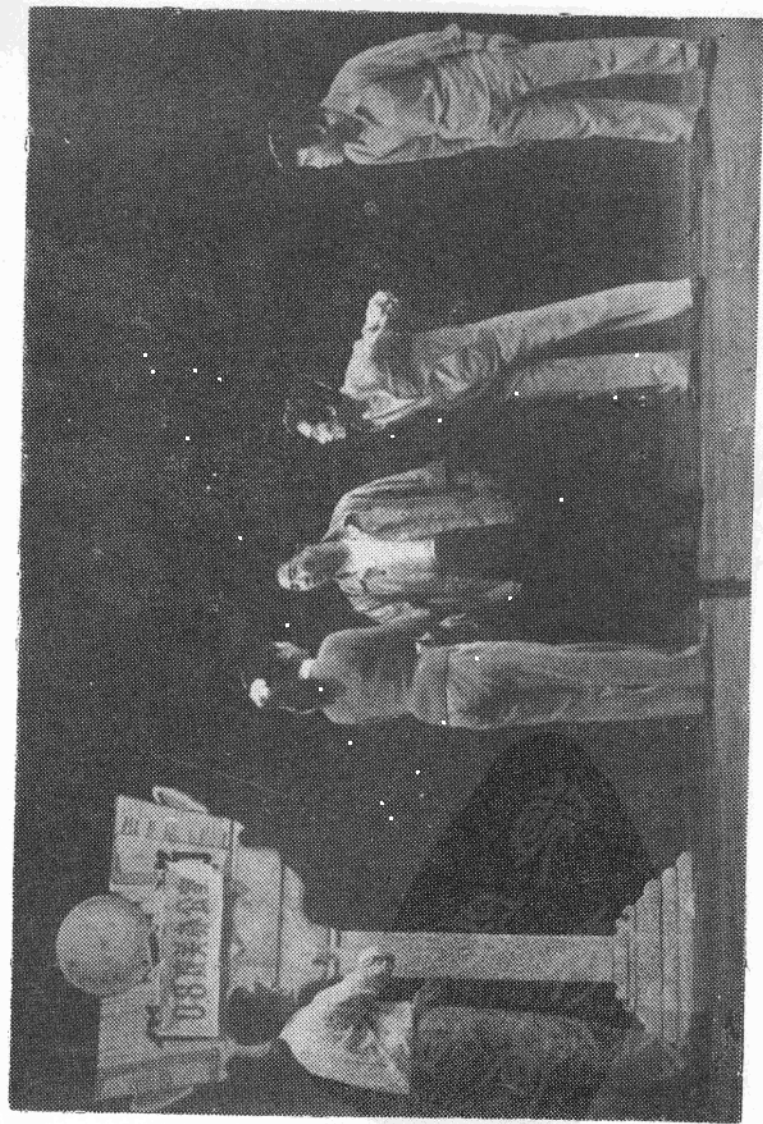
1983.4.



常州市代表队演出的独幕话剧《路，是走出来的》剧照



镇江市代表队演出的独幕话剧《千里寻马》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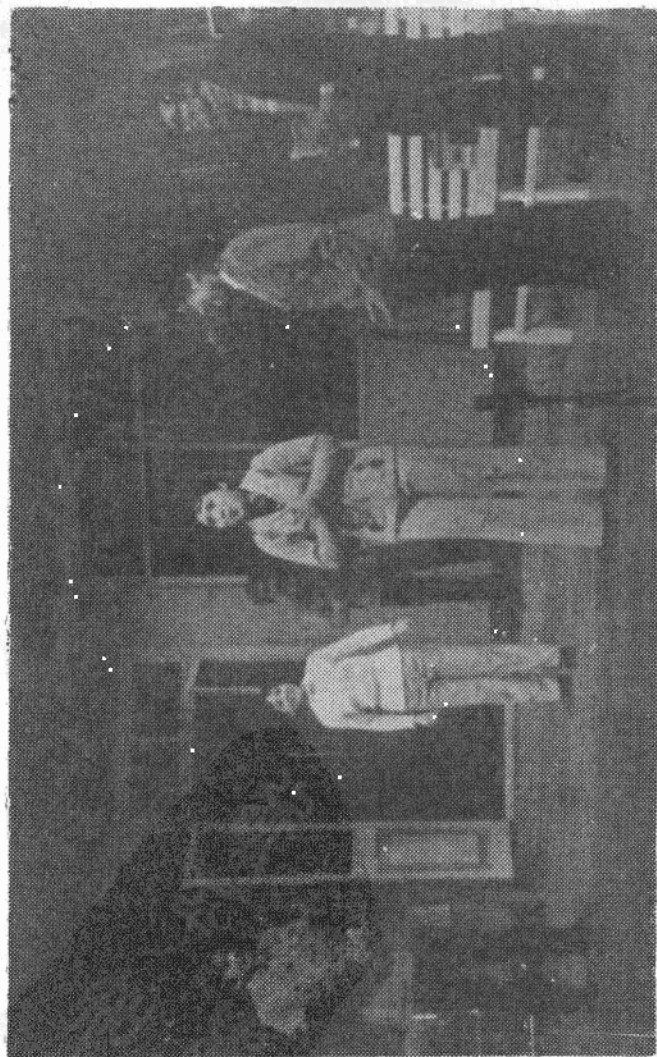
淮阴市代表队演出的小喜剧《这不是戏》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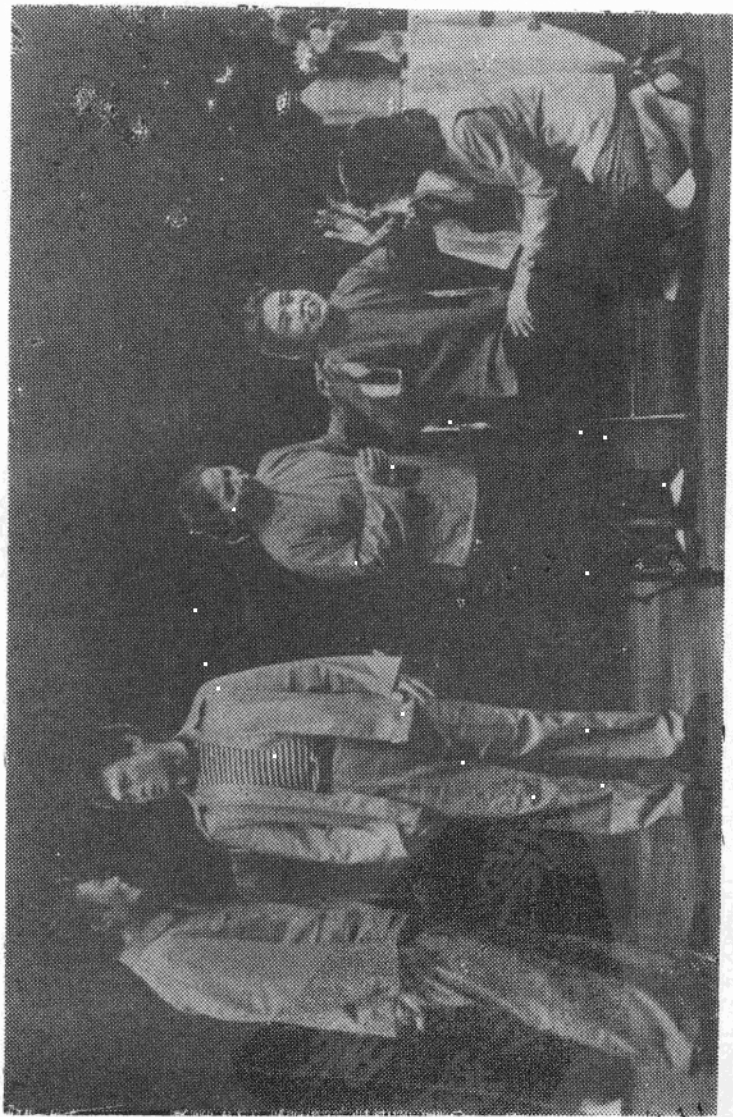
南京市代表队演出的独幕话剧《三个无用的人》剧照



南京市代表队演出的独幕话剧《球》剧照



南通市代表队演出的独幕话剧《典型问题》剧照



淮阴市代表队演出的独幕话剧《接妈妈》剧照

前 言

这本剧目选是从江苏省一九八二年职工业余小戏调演的剧目中选编的。这九个独幕剧，都是职工文艺骨干在四化建设的生产岗位上积累素材，利用大量业余时间进行创作的。这些剧目题材广泛，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广大职工的精神风貌，热情歌颂了在四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一些剧目在艺术处理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在为广大职工演出的过程中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为了繁荣工业题材的业余戏剧创作，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跃和丰富广大职工文化生活，现选编《江苏省职工业余小戏调演剧目选》，以供交流学习之用。

这些剧本都是作者原作，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如有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路，是走出来的》	陈嘉敏 (1)
《千里寻马》	吕国太、李晓农 (27)
《这不是戏》	赵萍、王恒安 (48)
《三个无用的人》	肖 明 (71)
《球》	鲁阳春 (94)
《典型问题》	宋澄执笔 (126)
《接妈妈》	陈庆国 (145)
《人与人之间》	李晓农 (164)
《借刀》	程 远 (184)

路，是走出来的

作者 陈嘉敏

人物：李 雯：女，26岁，外科医生。

姜科长：女，52岁，清洁卫生管理所人事科长，李雯的母亲。

赵振华：男，28岁，浴室修脚工。

老 沈：男，65岁，离休干部。

刘金海：男，28岁，清洁卫生管理所粪车司机。

时间：现代。初夏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地点：姜科长、老沈、刘金海家门前大院。

（幕启。舞台右侧是姜科长住房的门，近旁连着一小间突出的简易厨房剖面。舞台左侧露出老沈家门前的台阶。中间是通院外的出口。院内很整洁，种植着各种花草，在明媚的阳光下姹紫嫣红，生机勃勃。院中有一张水泥桌子及两张凳。李雯坐在厨房前面的矮凳上，一面剥蚕豆，一面在看资料。老沈提着水壶从屋里出来，给园里的花木浇水。

沈：雯雯，今天你当家啦。你妈呢？

雯：沈伯伯，我妈上医院打针去了。

沈：怎么，又犯病啦？

雯：没什么大毛病，妇女到了更年期总是这样的。沈伯伯，你的脚看上去好多了。

沈：好多了。这可全是小赵的功劳。你这个外科医生没治好的他给治好了。

雯：这一次，我算服了。没想到一个修脚工的手艺比矫形外科

的手术还高明。

沈：是啊。我这脚病，去医院里不知跑了多少次，受了不少罪，可就是没办法。还有一位医生对我说：“这不算什么毛病，看不看都可以。”他就不理解病人的痛苦，和小赵就不能比了。

雯：所以局里把小赵也请来作为“脚病研究小组”的特邀成员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医生都有点瞧不起他，后来，他那精湛的刀法几乎把我们看呆了。

沈：小赵不但手艺好，待人也热情。

雯：现在我们俩订了个合同，他跟我学“矫形外科”和“外语”，我跟他学刀法。你看，这是他写的关于治疗“鸡眼”的文章，他竟然收集了那么多病例资料，连我这个医生也办不到。

沈：噢，这样的小伙子最讨姑娘欢喜是不是？

雯：（羞涩地）沈伯伯，你又开玩笑。

沈：哈……（提水壶下）

（刘金海从里院蹑手蹑脚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打扮也很“洋”气，但总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雯：金海，干吗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

刘：嘘，别让你妈听见了。

雯：我妈不在家，怎么啦？

刘：今早所里组织青年突击加班，我装肚子疼没去。

雯：你呀，尽撒谎。又去谈对象了？

刘：你怎么知道？

雯：这身打扮，还不明摆着。

刘：（得意地）再过半小时，有个约会。怎么样，还可以吧？

雯：嗯，不错，挺象。

刘：象什么？电影明星，还是外国来宾？

雯：象戏上演的“业余华侨”，小丑！

刘：小丑？现在的姑娘还就喜欢这样的“小丑”。时间不同了，懂吗？音乐要听软绵绵的，衣服要穿多线条的，这香水嘛要带檀香味的，这叫色、香、味齐全，人家爱吃。象你这样不开化的老古董有几个？

雯：象你这样浑身涂脂抹粉的男子汉有几个？

刘：得，得，我讲不过你，什么事业啦，理想呀，又是一大堆。你是天上的金丝雀，我是地下的粪克朗，差远了。比不了。（欲走又回）真的，雯雯，我写了一首诗，你帮我修改修改。

雯：你写诗？

刘：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好，想写一首诗向她表达一下心里的那股劲，可写诗这玩意儿还真难，越是想写，这脑子里越是空空洞洞的，象块捞不起的豆腐花。后来迷迷糊糊的刚要睡着，忽然心里一亮，这感情就来了。我念给你听听，看够味不够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朗读）啊，我最最最亲爱的，你是我饥饿时的面包，你是我寒冷时的棉袄，你是我黑暗中的电灯泡，你是我……

雯：（忍不住大笑）这是什么诗啊，这是滑稽戏里的台词。

刘：笑什么，这正说明她是我生活中少不了的。

雯：爱情可不是滑稽戏。

刘：只要姑娘到手就成。

雯：你整天谈对象，怎么没见一个成的？

刘：唉，别提啦！这中间的甜酸苦辣我算尝够啦。那些姑娘一听我是司机都眉开眼笑，一听我是拉大粪的，扭头就跑。好象我身上沾着什么臭味儿似的，其实，我一天洗二次

操，脸上搽的是凤凰珍珠霜，身上洒的是明星花露水。她们是伤风塞鼻子怎么的，连个香臭都分不出来。

雯：这一次的姑娘没跑？

刘：这一次我玩了个小小的花招，只说我是司机，没说是拉大粪的。

雯：那姑娘没问？

刘：问了，她问：“你在哪儿工作？”我说：“我在所里工作。”她又问：“什么所？”我说：“你猜。”她说：“是化工研究所吧？”我说：“你真聪明。”就这样糊过去了。

雯：你骗人？

刘：骗人？我还不知道被谁骗了呢。什么“人民的需要”啦，“美丽的心灵”啦，说得真好听，可现在呢，倒好，连个老婆都讨不着，这一会我可是狗急跳墙了，要是这第十八个再不成功，干脆我去买块豆腐撞死拉倒。

雯：你谈了十八个？

刘：谈一个吹一个，唉！人家看不起又有什么办法。

雯：要是那姑娘将来知道你是拉大粪的怎么办？

刘：我早打算好了。请调报告已经交给你妈了，只要她高抬贵手，调我走，无论是去拉砖头，拖泥巴都行。可你妈就是不同意，说起来还是一个大院的老邻居呢。

雯：调工作不是一件小事，邻居也要讲原则。

刘：哟，你也给我来这一套，原则，什么原则？人家有门路的挑挑拣拣，调来调去就象串门儿似的，就对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讲原则。咱们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妈坏话，她呀就会唱高调。什么“我们清洁工人的地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什么“为人民服务光

荣嘛”，耳朵里连老茧都听出来了。标标准准的假正经……

（姜科长从院外进来。）

姜：谁假正经？

刘：啊？（不知所措）我是说甲乙丙，甲乙丙三个人。

姜：小刘，你说肚子疼不肯加班，怎么跑这儿高谈阔论啦？

刘：我……没有……（突然捂着肚子）噯唷，疼死我了！

（李雯失笑）

刘：（瞪李雯一眼）笑什么，人家肚子疼你还笑！

姜：你这病还说来就来。

刘：是的，一阵一阵的，发起来疼死人。噯唷。

姜：你该在家里躺着。

刘：对，可是，我想……想去看病。

姜：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那么起劲。

雯：我们在说……

（刘向雯使劲摇头。）

姜：小刘，你干什么？

刘：啊，没什么，疼得有点抽筋。

姜：你这小鬼成天没实话说（忽然闻到一股焦味）什么烧糊了？

雯：哎呀，我把闷在炉子上的饭给忘了。（进厨房）

刘：（试探地）姜科长，我调动工作的事儿……

姜：早跟你说了，不行。

刘：姜科长，我……

姜：小刘，你想想，解放以后，我们清洁工人的地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经济上来看，你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个月收入七十多元，从政治待遇上来看，我们清洁工人中劳动模范，人民代表样样都有，从劳动条件上来看，以前要用粪勺掏，胶轮车拉，现在开了汽车，用泵子抽，你还要

怎么样？

刘：人家一听拉大粪的就……

姜：拉大粪的又怎么样？为人民服务光荣嘛，刘少奇同志曾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过：“我当主席，你掏大粪，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要是没有人去拉大粪，我们的城市还象什么样子？小刘：我们这行工作是脏一点，累一点，这不正体现了我们心灵美吗？

刘：心灵美有什么用，又不能掏出来给人家看。我今年二十八岁了，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姜：越是不安心工作，就越不能让你走。

刘：（哀求）姜科长，我求求你，那怕暂时把我工作调动一下也好，等我找到对象，成了家，再来拉大粪。真的，说话算数，要是你不信，我写个保证书，按上红手印。

姜：小刘，今天你怎么啦，死搅蛮缠没个完，那是办不到的！

刘：你不调我走，我也不干了。

姜：好啊，突击加班不去，在家装肚子疼，凭你这样的表现就没一个单位要你！

刘：我，我肚子疼是真的，暖唷……（李雯向他指表领悟）我这就去医院。（向李雯扮了个鬼脸，急匆匆下，险些和屋里出来的老沈撞了个满怀）

沈：这小鬼冒冒失失的。

姜：现在的年青人真没个说法，只爱享受，不想干活，实在让人看不惯。

沈：你身体好点了吗？

姜：没什么大病，医生说这病叫作“美……”嘿，叫“美丽的心病”。

雯：不是“美丽的心病”，叫“美尼氏综合症”。

姜：对，是“美丽的综合症”。反正没什么实质性的毛病，是神经性的，医生说不能太烦神，不能受刺激，要不，犯起来又晕又吐，和真的一样。

沈：你要好好休息几天。

姜：休息？没那个福份。别的单位搞人事工作的都是朝南坐，就我这个人事科长得朝人家磕头，人家招工榜往外一贴，择优录取，好的里头还挑好的，我们呢？拣剩下的还不愿意来。拖垃圾，拉大粪又脏又臭，谁家的孩子愿意来干这一行，这次市里招工，给了我们五十个名额，半个月过去了，只有两个人来报名，一个犯哮喘病，一个是八百度近视眼。

沈：和劳动部门再商量商量。

姜：商量有什么用？人家不愿意来，不能用绳子捆着来，就所里现有的一些年青人思想还不稳定，急着往外飞呢。

沈：要多加强思想教育。

姜：什么“三爱教育”啦，“主人翁教育”啦，“美丽的心灵教育”，啦，从来就没间断过，有啥用？现在的年青人真难弄。

雯：（在厨房喊）妈，这蚕豆怎么烧？

姜：你看，家里的事还烦着那，我没病也得烦出病来。（向雯）先在锅里放点油，把蚕豆子炒一炒，再加点水煮烂了下佐料。

沈：你早就该放手让她做啦。

姜：她比我还忙，里里外外手里捧着本书，其它什么事儿也不管，唉，早点嫁出去了，也省了你这份心。

沈：你舍得吗？

姜：有什么舍不得？早晚总要嫁。老沈啊，我早就托过你了，有什么好小伙子给介绍介绍。

沈：让她自己找吧，自己找的称心。

姜：做父母的就一点作不了主啦，至少也得给她顾问顾问，别看她都二十六岁了，看问题天真着那。

雯：妈，豆油没了。

姜：你看，还得我去。（向李雯）屋里的食品柜里还有一瓶。

雯：妈，你息着，我去拿。

姜：好，今天就全交给你，饭煮糊了，菜烧焦了，我都吃。你呀，也该锻炼锻炼了。我还要赶着给报社写一份材料，一会儿还要出去走访。

雯：你身体不好，星期天还出去？

姜：有什么办法，凑星期天，人家休息去磨嘴皮子，做说服动员工作，搞几个愿意干清洁工的典型，在报纸上宣传宣传，（母女边说边进屋）（赵振华从外面进来，他是一个厚实的青年，眼睛里流露着聪明，穿着大方，臂弯里搭着一件医生穿的白大褂，手里拿着一个放修脚工具的布包，一付听诊器，还有一张折叠式的小凳）

赵：老沈同志。

沈：哟，是小赵呀，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

赵：你好一阵没到我们浴室来洗操了。

沈：天暖和了，就在家洗了。

赵：上次修掉“鸡眼，”的地方感觉怎么样？

沈：好极了，一点都不疼了。

赵：你最好不要穿皮鞋，而且你脚上的皮鞋紧了一点。

沈：你怎么知道？

赵：上次来修脚，我把你的脚和鞋都暗暗地量了一下，我估计是你脚上生“鸡眼”的一个原因，我让妈给你做了一双鞋，你穿穿看，合脚不合脚。

（赵从包里取出鞋）

沈：（接过鞋触景生情）自从我老伴死后，多年没穿上这样的软底布鞋了，小赵，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赵：也许穿布鞋对你的脚病有好处。我是想对脚上经常生“鸡眼”的几位老顾客做一下病史调查，找出“鸡眼”生成和复发的原因。

（李雯拿着油瓶从屋里出来）

雯：振华！

赵：雯雯！

雯：你怎么来了？

赵：你们局的吴局长来电话，说一位外宾生了“脚”，要我去修一修，顺便过来给老沈再修一次脚。噢，上次你要的关于骨刺的资料我给你买到了。

雯：我正等着要呐。太好了。

沈：（知趣地）你们谈，你们谈，我先去做准备工作（回屋）

雯：（看着赵振华的样子发笑）看你这样子，象个跑江湖的走访郎中。

赵：你们吴局长非让我穿上这白大褂不可。

雯：这付听诊器是什么地方弄来的？

赵：那个生脚病的外宾和你是同行，我给修好了脚，他一定要把这付听诊器给我做纪念，我说我不是医生，用不着，他说：“你是医脚病的医生，这个小小的纪念一定要收下”。你看，这会在你真医生面前出洋相了。（学外国腔）“我把小小的纪念送给你”。

雯：调皮，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英语作业也批了“凡·莱·哥特”，很好。

赵：这首先要感谢你老师教导有方。